

东周列國志

下



东周列国志

下

冯梦龙 蔡元放 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六年·北京

第五十五回

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

话说楚庄王大集群臣，计议却晋之事。公子侧进曰：“楚所善无如齐，而事晋之坚，无过于宋。若我兴师伐宋，晋方救宋不暇，敢与我争郑乎？”庄王曰：“子策虽善，然未有隙也。自先君败宋于泓，伤其君股，宋能忍之，及厥貉之会，宋君亲受服役。其后昭公见弑，子鲍嗣立，今十八年矣，伐之当奉何名？”公子婴齐对曰：“是不难。齐君屡次来聘，尚未一答。今宜遣使报聘于齐，竟自过宋，令勿假道，且以探之。若彼不较，是惧我也，君之会盟，必不拒矣。如以无礼之故，辱我使臣，我借此为辞，何患无名哉？”庄王曰：“何人可使？”婴齐对曰：“申无畏曾从厥貉之会，此人可使也。”

庄王乃命无畏如齐修聘。无畏奏曰：“聘齐必经宋国，须有假道文书送验，方可过关。”庄王曰：“汝畏阻绝使臣耶？”无畏答曰：“向者厥貉之会，诸君田于孟诸，宋君违令，臣执其仆而戮之，宋恨臣必深；此行若无假道文书，必然杀臣。”庄王曰：“文书上与汝改名曰申舟，不用无畏旧名可矣。”无畏犹不肯行，曰：“名可改，面不可改。”庄王怒曰：“若杀子，我当兴兵破灭其国，为子报仇！”无畏乃不敢复辞。

明日，率其子申犀，谒见庄王曰：“臣以死殉国，分也；但愿王

第五十五回

善视此子。”庄王曰：“此寡人之事，子勿多虑。”申舟领了出使礼物，拜辞出城。子犀送至郊外，申舟吩咐曰：“汝父此行，必死于宋。汝必请于君王，为我报仇，切记吾言！”父子洒泪而别。

不一日，行至睢阳，关吏知是楚国使臣，要索假道文验。申舟答言：“奉楚王之命，但有聘齐文书，却没有假道文书。”关吏遂将申舟留住，飞报宋文公。时华元为政，奏于文公曰：“楚，吾世仇也。今遣使公然过宋，不循假道之礼，欺我甚矣！请杀之！”宋公曰：“杀楚使，楚必伐我，奈何？”华元对曰：“欺我之耻，甚于受伐；况欺我，势必伐我，均之受伐，且雪吾耻。”乃使人执申舟至宋廷，华元一见，认得就是申无畏，怒上加怒，责之曰：“汝曾戮我先公之仆，今改名，欲逃死耶？”申舟自知必死，大骂宋鲍：“汝奸祖母，弑嫡侄，幸免天诛；又妄杀大国之使，楚兵一到，汝君臣为齑粉矣！”华元命先割其舌，而后杀之。将聘齐的文书礼物，焚弃于郊外。从人弃车而遁，回报庄王。庄王方进午膳，闻申舟见杀，投箸于席，奋袂而起。即拜司马公子侧为大将，申叔时副之，立刻整车，亲自伐宋，使申犀为军正，从征。按申舟以夏四月被杀，楚兵以秋九月即造宋境，可谓速之至矣！潜渊有诗云：

明知欺宋必遭屯，君命如天敢惜身！

投袂兴师风雨至，华元应悔杀行人。

楚兵将睢阳城围困，造楼车高与城等，四面攻城。华元率兵民巡守，一面遣大夫乐婴齐奔晋告急。晋景公欲发兵救之。谋臣伯宗谏曰：“林父以六百乘而败于郟城，此天助楚也，往救未必有功。”景公曰：“当今惟宋与晋亲，若不救，则失宋矣。”伯宗曰：“楚距宋二千里之遥，粮运不继，必不能久。今遣一使往宋，只说：

‘晋已起大军来救。’谕使坚守。不过数月，楚师将去。是我无救楚之劳，而有救宋之功也。”景公然其言，问：“谁能与我使宋国者？”大夫解扬请行。景公曰：“非子虎不胜此任也。”解扬微服行及宋郊，被楚之游兵盘诘获住，献于庄王。庄王认得是晋将解扬，问曰：“汝来何事？”解扬曰：“奉晋侯之命，来谕宋国，坚守待救。”楚庄王曰：“原来是晋使臣！尔前者北林之役，汝为我将芈贾所擒，寡人不杀，放汝回国；今番又来自投罗网，有何理说？”解扬曰：“晋楚仇敌，见杀分也，又何说乎？”庄王搜得身边文书，看毕，谓曰：“宋城破在旦夕矣，汝能反书中之言，说汝国中有事，‘急切不能相救，恐误你国之事，特遣我口传相报。’如此，则宋人绝望，必然出降，省得两国人民屠戮之惨。事成之日，当封你为县公，留仕楚国。”解扬低头不应。庄王曰：“不然，当斩汝矣！”解扬本欲不从，恐身死于楚军，无人达晋君之命，乃佯许曰：“诺。”庄王升解扬于楼车之上，使人从旁促之。扬遂呼宋人曰：“我晋国使臣解扬也。被楚军所获，使我诱汝出降。汝切不可！我主公亲率大军来救，不久必至矣。”庄王闻其言，命速牵下楼车，责之曰：“尔既许寡人，而又背之，尔自无信，非寡人之过也。”叱左右斩讫报来。解扬全无惧色，徐声答曰：“臣未尝无信也。臣若全信于楚，必然失信于晋，假使楚有臣而背其主之言，以取赂于外国，君以为信乎？不信乎？臣请就诛，以明楚国之信，在外不在内！”庄王叹曰：“‘忠臣不惧死。’子之谓矣！”纵之使归。

宋华元因解扬之告，缮守益坚。公子侧使军士筑土堙于外，如敌楼之状，亲自居之，以阌城内，一举一动皆知。华元亦于城内筑土堙以向之。自秋九月围起，至明年之夏五月，彼此相拒九

第五十五回

个月头，睢阳城中，粮草俱尽，人多饿死。华元但以忠义激劝其下，百姓感泣，甚至易子为食，拾骸骨为爨，全无变志。庄王没奈何了。军吏禀道：“营中只有七日之粮矣！”庄王曰：“吾不意宋国难下如此！”乃亲自登车，阅视宋城，见守陴军士，甚是严整，叹了一口气，即召公子侧议班师。

申犀哭拜于马前曰：“臣父以死奉王之命，王乃失信于臣父乎？”庄王面有惭色。申叔时时为庄王执辔在车，乃献计曰：“宋之不降，度我不能久耳。若使军士筑室耕田，示以长久之计，宋必惧矣。”庄王曰：“此计甚善！”乃下令，军士沿城一带起建营房，即拆城外民居，并砍伐竹木为之。每军十名，留五名攻城，五名耕种，十日一更番，军士互相传说。华元闻之，谓宋文公曰：“楚王无去志矣！晋救不至，奈何？臣请入楚营，面见子反，劫之以和，或可侥幸成事也。”宋文公曰：“社稷存亡，在此一行，小心在意！”华元探知公子侧在土堙敌楼上住宿，预得其左右姓名，及奉差守宿备细。捱至夜分，扮作谒者模样，悄地从城上缒下，直到土堙边。遇巡军击柝而来，华元问曰：“主帅在上乎？”巡军曰：“在。”又问曰：“已睡乎？”巡军曰：“连日辛苦，今夜大王赐酒一罇，饮之已就枕矣。”华元走上土堙，守堙军士阻之。华元曰：“我谒者庸僚也。大王有紧要机密事吩咐主帅。因适才赐酒，恐其醉卧，特遣我来当面叮嘱，立等回复。”军士以为真，让华元登堙。堙内灯烛尚明，公子侧和衣睡倒。华元迳上其床，轻轻的以手推之。公子侧醒来，要转动时，两袖被华元坐住了。急问：“汝是何人？”华元低声答曰：“元帅勿惊，吾乃宋国右师华元也。奉主公之命，特地夜至求和。元帅若见从，当世从盟好；若还不允，元

与元帅之命，俱尽于今夜矣！”言毕，左手按住卧席，右手于袖中掣出雪白一柄匕首，灯光之下，晃上两晃。公子侧慌忙答曰：“有事大家商量，不须粗卤。”华元收了匕首，谢曰：“死罪勿怪！情势已急，不得从容也。”公子侧曰：“子国中如何光景？”华元曰：“易子而食，拾骨而爨，已十分狼狈矣。”公子侧惊曰：“宋之困敝，一至此乎？吾闻军事‘虚者实之，实者虚之’。子奈何以实情告我？”华元曰：“‘君子矜人之厄，小人利人之危。’元帅乃君子，非小人，元是以不敢匿情。”公子侧曰：“然则何以不降？”华元曰：“国有已困之形，人有不困之志。君民效死，与城俱碎，岂肯为城下之盟哉？倘蒙矜厄之仁，退师三十里，寡君愿以国从，誓无二志！”公子侧曰：“我不相欺，军中亦止有七日之粮矣。若过七日，城不下，亦将班师。筑室耕田之令，聊以相恐耳。明日我当奏知楚王，退军一舍；尔君臣亦不可失信。”华元曰：“元情愿以身为质，与元帅共立誓词，各无反悔。”二人设誓已毕，公子侧遂与华元结为兄弟，将令箭一枝付与华元，吩咐：“速行。”华元有了令箭，公然行走，直到城下，口中一个暗号，城上便放下兜子，将华元吊上城堙去了。华元连夜回复宋公，欢欢喜喜，专等明日退军消息。

次早天明，公子侧将夜来华元所言，告于庄王，言：“臣之一命，几丧于匕首。幸华元仁心，将国情实告于我，哀恳退师；臣已许之。乞我王降旨！”庄王曰：“宋困惫如此，寡人当取此而归。”公子侧顿首曰：“我军止有七日之粮，臣已告之矣。”庄王勃然怒曰：“子何为以实情输敌？”公子侧对曰：“区区弱宋，尚有不欺人之臣；岂堂堂大楚，而反无之？臣故不敢隐讳。”庄王颜色顿霁曰：“司马之言是也！”即降旨退军，屯于三十里之外。申犀见军

第五十五回

令已出，不敢复阻，捶胸大哭。庄王使人安慰之曰：“子勿悲，终当成汝之孝。”楚军安营已定，华元先到楚军，致宋公之命，请受盟约。公子侧随华元入城，与宋文公歃血为誓。宋公遣华元送申舟之棺于楚营，即留身为质。庄王班师归楚，厚葬申舟，举朝皆往送葬。葬毕，使申犀嗣为大夫。

华元在楚，因公子侧又结交公子婴齐，与婴齐相善。一日，聚会之间，论及时事，公子婴齐叹曰：“今晋楚分争，日寻干戈，天下何时得太平耶？”华元曰：“以愚观之，晋楚互为雌雄，不相上下，诚得一人合二国之成，各朝其属，息兵修好，生民免于涂炭，诚为世道之大幸！”婴齐曰：“此事子能任之乎？”华元曰：“元与晋将栾书相善，向年聘晋时，亦曾言及于此。奈无人从中联合耳。”明日，婴齐以华元之言，告于公子侧。侧曰：“二国尚未厌兵，此事殆未可轻议也。”华元留楚凡六年，至周定王十八年，宋文公鲍卒，子共公国立，华元请归奔丧，始返宋国。此是后话。

却说晋景公闻楚人围宋，经年不解，谓伯宗曰：“宋之城守倦矣。寡人不可失信于宋，当往救之。”正欲发兵，忽报：“潞国有密书送到。”按潞国乃赤狄别种，隗姓，子爵，与黎国为邻。周平王时，潞君逐黎侯而有其地，于是赤狄益强。此时潞子名婴儿，娶晋景公之姊伯姬为夫人。婴儿微弱，其国相酆舒，专权用事。先时，狐射姑奔在彼国，他是晋国勋臣，识多才广，酆舒还怕他三分，不敢放恣。自射姑死后，酆舒益无忌惮，欲潞子绝晋之好，诬伯姬以罪，逼其君使缢杀之。又与潞子出猎郊外，醉后君臣打弹为戏，赌弹飞鸟。酆舒放弹，误伤潞子之目，投弓于地，笑曰：“弹得

不准，臣当罚酒一卮！”潞子不堪其虐，力不能制，遂写密书送晋，求晋起兵来讨酆舒之罪。谋臣伯宗进曰：“若戮酆舒，兼并潞地，因及旁国，尽有狄土，则西南之疆益拓，而晋之兵赋益充，此机不可失也。”景公亦怒潞子婴儿不能庇其妻，乃命荀林父为大将，魏颢副之，出车三百乘伐潞。

酆舒率兵拒于曲梁，战败奔卫。卫穆公速方与晋睦，因酆舒以献于晋军。荀林父令缚至绛都，杀之。晋师长驱直入潞城，潞子婴儿迎于马首，林父数其诬杀伯姬之罪，并执以归。托言曰：“黎人思其君久矣。”乃访黎侯之裔，割五百家，筑城以居之，名为复黎，实则灭潞也。婴儿痛其国亡，自刎而死。潞人哀之，为之立祠。今黎城南十五里，有潞祠山是也。

晋景公恐林父未能成功，自率大军屯于稷山。林父先至稷山献捷，留副将魏颢，略定赤狄之地。还至辅氏之泽，忽见尘头蔽日，喊杀连天，晋兵不知为谁。前哨飞报：“秦国遣大将杜回起兵来到。”按秦康公薨于周匡王之四年，子共公稻立，因赵穿侵崇起衅，秦兵围焦无功，遂厚结酆舒，共图晋国。共公立四年薨，子桓公荣立。此时乃秦桓公之十一年，闻晋伐酆舒，方欲起兵来救；又闻晋已杀酆舒，执潞子，遂遣杜回引兵来争潞地。

那杜回是秦国有名的力士，生得牙张银凿，眼突金睛，拳似铜锤，脸如铁钵，虬须卷发，身長一丈有余。力举千钧，惯使一柄开山大斧，重一百二十斤。本白翟人氏。曾于青眉山，一日拳打五虎，皆剥其皮以归。秦桓公闻其勇，聘为车右将军。又以三百人破嵯峨山贼寇万余，威名大振，遂为大将。

魏颢排开阵势，等待交锋。杜回却不用车马，手执大斧，领

第五十五回

著惯战杀手三百人，大踏步直冲入阵来。下砍马足，上劈甲将，分明是天降下神煞一般！晋兵从来未见此凶狠，遮拦不住，大败一阵。魏颢下令，扎住营垒，且莫出战。杜回领著一队刀斧手，在营外跳跃叫骂，一连三日，魏颢不敢出应。忽报本国有兵来到，其将乃颢弟魏錡也。錡曰：“主公恐赤狄之党，结连秦国生变，特遣弟来帮助。”魏颢述秦将杜回，如此恁般，勇不可当，正欲遣人请兵。魏錡不信，曰：“彼草寇何能为？来日弟当见阵，管取胜之。”

至明日，杜回又来挑战，魏錡忿然欲出，魏颢止之，不听。当下领著新来甲士，驱车直进，秦兵却四散奔走，魏錡分车逐之。忽然呼哨一声，三百个杀手，复合为一，都跟著杜回，大刀阔斧，下砍马足，上劈甲将。北边步卒随车行转，辘车不便转折，被他左右前后，觑便就砍，魏錡大败。亏著魏颢引兵接应，回营去了。

是夜，魏颢在营中闷坐，左思右想，没有良策。坐至三更困倦，朦胧睡去，耳边似有人言“青草坡”三字，醒来不解其义；再睡，仍复如前。乃向魏錡言之。魏錡曰：“辅氏左去十里，有个大坡，名为青草坡，或者秦军合败于此地也。弟先引一军往彼埋伏，兄诱敌军至此，左右夹攻，可以取胜。”魏錡自去行埋伏之事。魏颢传令：“拔寨都起。”扬言：“且回黎城。”杜回果然来追，魏颢略斗数合，回车就走，渐渐引近青草坡来。一声炮响，魏錡伏兵俱起。魏颢复身转来，将杜回团团围住，两下夹攻。杜回全不畏惧，轮著一百二十斤的开山大斧，横劈竖劈，当者辄死，虽然众杀手颇有损伤，不能取胜。二魏督率众军，力战杜回不退。看看杀至青草坡中间，杜回忽然一步一跌，如油靴踏著层冰，立脚不住，

军中发起喊来。魏颢举眼看时，遥见一老人，布袍芒履，似庄家之状，将青草一路挽结，以攀杜回之足。魏颢魏錡双车碾到，二戟并举，把杜回搦倒在地，活捉过来。众杀手见主将被擒，四散逃奔，俱为晋兵追而获之，三百人逃不得四五十人。魏颢问杜回曰：“汝自逞英雄，何以见擒？”杜回曰：“吾双足似有物攀住，不能展动，乃天绝我命，非力不及也。”魏颢暗暗称奇。魏錡曰：“彼既有绝力，留于军中，恐有他变。”魏颢曰：“吾意正虑及此。”即时将杜回斩首，解往稷山请功。

是夜，魏颢始得安睡，梦日间所见老人，前来致揖曰：“将军知杜回所以获乎？是老汉结草以御之，所以颠蹶被获耳。”魏颢大惊曰：“素不识叟面，乃蒙相助，何以奉酬？”老人曰：“我乃祖姬之父也。尔用先人之治命，善嫁吾女，老汉九泉之下，感子活女之命，特效微力，助将军成此军功。将军勉之，后当世世荣显，子孙贵为王侯，无忘吾言。”

原来魏颢之父魏犖，有一爱妾，名曰祖姬。犖每出征，必嘱魏颢曰：“吾若战死沙场，汝当为我选择良配，以嫁此女，勿令失所，吾死亦瞑目矣。”及魏犖病笃之时，又嘱颢曰：“此女吾所爱惜，必用以殉吾葬，使吾泉下有伴也。”言讫而卒。魏颢营葬其父，并不用祖姬为殉。魏錡曰：“不记父临终之嘱乎？”颢曰：“父平日吩咐必嫁此女，临终乃昏乱之言。孝子从治命，不从乱命。”葬事毕，遂择士人而嫁之。有此阴德，所以老人有结草之报。魏颢梦觉，述于魏錡曰：“吾当时曲体亲心，不杀此女，不意女父衔恩地下如此。”魏錡叹息不已。髯仙有诗云：

结草何人亢杜回？梦中明说报恩来。

第五十五回

劝人广积阴功事，理顺心安福自该。

秦国败兵，回到雍州，知杜回战死，君臣丧气。晋景公嘉魏颢之功，封以令狐之地，复铸大钟，以纪其事，备载年月。后人因晋景公所铸，因名曰“景钟”。晋景公复遣士会领兵攻灭赤狄余种，共灭三国：曰甲氏，曰留吁，及留吁之属国曰铎辰。自是赤狄之土，尽归于晋。

时晋国岁饥，盗贼蜂起，荀林父访国中之能察盗者，得一人，乃郤氏之族，名雍。此人善于亿逆，尝游市井间，忽指一人为盗，使人拘而审之，果真盗也。林父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郤雍曰：“吾察其眉睫之间，见市中之物有贪色，见市中之人有愧色，闻吾之至，而有惧色，是以知之。”郤雍每日获盗数十人，市井惊悚，而盗贼愈多。大夫羊舌职谓林父曰：“元帅任郤雍以获盗也。盗未尽获，而郤雍之死期至矣。”林父惊问：“何故？”不知羊舌职说出甚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

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

话说荀林父用郤雍治盗，羊舌职度郤雍必不得其死，林父请问其说。羊舌职对曰：“周谚有云：‘察见渊鱼者不祥，智料隐慝者有殃。’恃郤雍一人之察，不可以尽群盗，而合群盗之力，反可以制郤雍，不死何为？”未及三日，郤雍偶行郊外，群盗数十人，合而攻之，割其头以去。荀林父忧愤成疾而死。晋景公闻羊舌职之言，召而问曰：“子之料郤雍当矣！然弭盗何策？”羊舌职对曰：“夫以智御智，如用石压草，草必罅生。以暴禁暴，如用石击石，石必两碎。故弭盗之方，在乎化其心术，使知廉耻，非以多获为能也。君如择朝中之善人，显荣之于民上，彼不善者将自化，何盗之足患哉？”景公又问曰：“当今晋之善人，何者为最？卿试举之。”羊舌职曰：“无如士会。其为人，言依于信，行依于义，和而不谄，廉而不矫，直而不亢，威而不猛。君必用之。”及士会定赤狄而还，晋景公献狄俘于周，以士会之功，奏闻周定王。定王赐士会以黻冕之服，位为上卿。遂代林父之任，为中军元帅，且加太傅之职，改封于范，是为范氏之始。士会将缉盗科条，尽行除削，专以教化劝民为善。于是奸民皆逃奔秦国，无一盗踪，晋国大治。

景公复有图伯之意。谋臣伯宗进曰：“先君文公，始盟践土，列国景从。襄公之世，犹受盟新城，未敢贰也。自令狐失信，始

第五十六回

绝秦欢。及齐宋弑逆，我不能讨，山东诸国，遂轻晋而附楚。至救郑无功，救宋不果，复失二国。晋之宇下，惟卫曹寥寥三四国耳。夫齐鲁天下之望，君欲复盟主之业，莫如亲齐鲁。盍使人行聘于二国，以联属其情，而伺楚之间，可以得志。”晋景公以为然，乃遣上军元帅郤克，使鲁及齐，厚其礼币。

却说鲁宣公以齐惠公定位之故，奉事惟谨，朝聘俱有常期。至顷公无野嗣立，犹循旧规，未曾缺礼。郤克至鲁修聘，礼毕，辞欲往齐，鲁宣公亦当聘齐之期，乃使上卿季孙行父，同郤克一齐启行。方及齐郊，只见卫上卿孙良夫，曹大夫公子首，也为聘齐来到。四人相见，各道来由，不期而会，足见同志了。四位大夫下了客馆。次日朝见，各致主君之意。礼毕，齐顷公看见四位大夫容貌，暗暗称怪，道：“大夫请暂归公馆，即容设飧相待。”四位大夫，退出朝门。

顷公入宫，见其母萧太夫人，忍笑不住。太夫人乃萧君之女，嫁于齐惠公。自惠公薨后，萧夫人日夜悲泣。顷公事母至孝，每事求悦其意，即间巷中有可笑之事，亦必形容称述，博其一启颜也。是日，顷公干笑，不言其故。萧太夫人问曰：“外面有何乐事，而欢笑如此？”顷公对曰：“外面别无乐事，乃见一怪事耳！今有晋、鲁、卫、曹四国，各遣大夫来聘。晋大夫郤克，是个瞎子，只有一只眼光著看人。鲁大夫季孙行父，是个秃子，没一根毛发。卫大夫孙良夫，是个跛子，两脚高低的。曹公子首，是个驼背，两眼观地。吾想生人抱疾，五形四体，不全者有之。但四人各占一病，又同时至于吾国，堂上聚著一班鬼怪，岂不可笑？”萧

太夫人不信，曰：“吾欲一观之可乎？”顷公曰：“使臣至国，公宴后，例有私享。来日儿命设宴于后苑，诸大夫赴宴，必从崇台之下经过。母亲登于台上，张帷而窃观之，有何难哉？”

话中略过公宴不题，单说私宴。萧太夫人已在崇台之上了。旧例：使臣来到，凡车马仆从，都是主国供应，以暂息客人之劳。顷公主意，专欲发其母之一笑，乃于国中密选眇者、秃者、跛者、驼者各一人，使分门四位大夫之车。郤克眇，即用眇者为御；行父秃，即用秃者为御；孙良夫跛，即用跛者为御；公子首驼，即用驼者为御。齐上卿国佐谏曰：“朝聘，国之大事。宾主主敬，敬以成礼，不可戏也。”顷公不听。车中两眇，两秃，双驼，双跛，行过台下，萧夫人启帷望见，不觉大笑，左右侍女，无不掩口，笑声直达于外。

郤克初见御者眇目，亦认为偶然，不以为怪。及闻台上有妇女嬉笑之声，心中大疑。草草数杯，即忙起身，回至馆舍，使人诘问：“台上何人？”“乃国母萧太夫人也。”须臾，鲁、卫、曹三国使臣，皆来告诉郤克，言：“齐国故意使执鞭之人，戏弄我等，以供妇人观笑，是何道理？”郤克曰：“我等好意修聘，反被其辱；若不报此仇，非丈夫也！”行父等三人齐声曰：“大夫若兴师伐齐，我等奏过寡君，当倾国相助。”郤克曰：“众大夫果有同心，便当歃血为盟。伐齐之日，有不竭力共事者，明神殛之！”四位大夫聚于一处，竟夜商量，直至天明，不辞齐侯，竟自登车，命御人星驰，各还本国而去。国佐叹曰：“齐患自此始矣！”史臣有诗云：

主宾相见敬为先，残疾何当配执鞭？

台上笑声犹未寂，四郊已报起烽烟。

第五十六回

是时鲁卿东门仲遂，叔孙得臣俱卒。季孙行父为正卿，执政当权。自聘齐被笑而归，誓欲报仇。闻郤克请兵于晋侯，因与太傅士会主意不合，故晋侯未许，行父心下躁急，乃奏知宣公，使人往楚借兵。值楚庄王旅病薨，世子审即位，时年才十岁，是为共王。史臣有楚庄王赞云：

于赫庄王，干父之蛊；始不飞鸣，终能张楚。樊姬内助，
孙叔外辅；戮舒播义，覲晋规武。窥周围宋，威声如虎；蠢尔
荆蛮，桓文为伍！

楚共王方有新丧，辞不出师。行父正在愤懑之际，有人自晋国来述：“郤克日夜言伐齐之利，不伐齐难以图伯，晋侯惑之。士会知郤克意不可回，乃告老让之以政。今郤克为中军元帅，主晋国之事，不日兴师报齐矣。”行父大喜，乃使仲遂之子公孙归父行聘于晋，一来答郤克之礼，二来订伐齐之期。鲁宣公因仲遂得国，故宠任归父，异于群臣。时鲁孟孙、叔孙、季孙三家，子孙众盛，宣公每以为忧。知子孙必为三家所凌，乃于归父临行之日，握其手密嘱之曰：“三桓日盛，公室日卑，子所知也。公孙此行，夙便与晋君臣密诉其情，倘能借彼兵力，为我逐去三家，情愿岁输币帛，以报晋德，永不贰志。卿小心在意，不可泄漏！”归父领命，赍重赂至晋，闻屠岸贾复以谗佞得宠于景公，官拜司寇。乃纳赂于岸贾，告以主君欲逐三家之意。岸贾为得罪赵氏，立心结交栾郤二族，往来甚密。乃以归父之言，告于栾书。书曰：“元帅方与季孙氏同仇，恐此谋未必协也。吾试探之。”栾书乘间言于郤克，克曰：“此人欲乱鲁国，不可听之。”遂写密书一封，遣人星夜至鲁，

飞报季孙行父。行父大怒曰：“当年弑杀公子恶及公子视，皆是东门遂主谋，我欲图国家安靖，隐忍其事，为之庇护。今其子乃欲见逐，岂非养虎留患耶？”乃以郤克密书，面致叔孙侨如看之。侨如曰：“主公不视朝，将一月矣。言有疾病，殆托词也。吾等同往问疾，而造主公榻前请罪，看他如何？”亦使人邀仲孙蔑。蔑辞曰：“君臣无对质是非之理，蔑不敢往。”乃拉司寇臧孙许同行。三人行至宫门，闻宣公病笃，不及请见，但致问候而返。

次日，宣公报薨矣。时周定王之十六年也。季孙行父等拥立世子黑肱，时年一十三岁，是为成公。成公年幼，凡事皆决于季氏。季孙行父集诸大夫于朝堂，议曰：“君幼国弱，非大明政刑不可。当初杀嫡立庶，专意媚齐，致失晋好，皆东门遂所为也。仲遂有误国大罪，宜追治之。”诸大夫皆唯唯听命。行父遂使司寇臧孙许，逐东门氏之族。公孙归父自晋归鲁，未及境，知宣公已薨，季氏方治其先人之罪，乃出奔于齐国，族人俱从之。后儒论仲遂躬行弑逆，援立宣公，身死未几，子孙被逐，作恶者亦何益哉？髯翁有诗叹云：

援宣富贵望千秋，谁料三桓作寇仇？

楹折“东门”乔木萎，独余青简恶名留。

鲁成公即位二年，齐顷公闻鲁与晋合谋伐齐，一面遣使结好于楚，以为齐缓急之助。一面整顿车徒，躬先伐鲁，由平阴进兵，直至龙邑。齐侯之嬖人卢蒲就魁轻进，为北门军士所获。顷公使人登车，呼城上人语之曰：“还我卢蒲将军，即当退师。”龙人不信，杀就魁，磔其尸于城楼之上。顷公大怒，令三军四面攻之，三日夜不息。城破，顷公将城北一角，不论军民，尽皆杀死，以泄就